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杨映川·著

当南开花辨 花朵

当花瓣离开花朵

杨映川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当花瓣离开花朵 / 杨映川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306-7438-3

I. ①当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1044号

选题策划：韩新枝

装帧设计：郭亚红

责任编辑：刘洁 饶霁琳

出版发行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：300051

电话传真：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：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：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分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：101 千字

印张：6.875

版次：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4.00 元

序 言

此序本来想找个德高望重的大师来操刀的，一是能为本书增色，二是本人能从大师的评介中学习、领悟、进步。后来，还是决定自己上了，一是大师都很忙，粗浅小作实在是不好意思叨扰；二是想通过写序自己再把这几篇小说理一理，回忆、沉淀、思考，再出发。

这本书中收了三个中篇小说《找爸爸》《马拉松》《当花瓣离开花朵》，因为它们的故事有着某种关联性，所以被收在一个集子里了。简单概括，《找爸爸》是一个寻找父亲的故事，《马拉松》是一个寻找儿子的故事，而《当花瓣离开花朵》是一个寻找自己的故事。套用一句似乎已经被说烂的话：寻找的结果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寻找的过程。

《找爸爸》的女主人公农迎春患上了绝症，为了六岁的孩子，她不得不开始寻找当年突然玩失踪的男朋

友——孩子的爸爸金有礼。这个寻找的过程竟然是非常困难的。金有礼和她只生活了一年多，留下来的线索只是当初身份证上的一个住址。农迎春找到金有礼的出生地，一个偏远的小村落，金有礼多年未归，她偶然得到在外边打工的金有礼弟弟的线索，找到武汉时，金有礼却在监狱里。金有礼最后给了她这个前嫂子一个地址。农迎春根据这个地址找到孩子的爸，可爸不要儿，她只能返回家乡，找到自己的继母……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寻找过程当中，农迎春完成了一个做儿媳的仪式，她在金有礼的老家拜祭了祖宗，认了亲戚；她完成了一个嫂子的角色，出钱替金有礼打官司；她完成了一个女儿的角色，向死去的父亲和现在仍然活着的继母忏悔。所以说，寻找，只是一个开端。

同样的，《马拉松》中主人公范宝盛在儿子范虫儿丢失之后，警方介入调查，面对所列举的一大串嫌疑人名单，范宝盛才认识到自己在旁人眼里竟然是个“恶人”，那些他曾经结下仇怨的仇家都有可能是他儿子失踪的缘由。他三十多年来自以为是、粗暴野蛮、无法无天，老天爷打他这一记耳光。在茫然无措的寻儿经历中，范宝盛渐渐沉静下来，他放弃了寻找，选择等

待，他在原地等待他的儿子归来。他一直就这么执着地等待，死守一方。在这期间他放弃了店面迁移、生意扩大发展的诱惑，他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邻人朋友，他无条件地对所有人好。等待的时间越长范宝盛的心越平静，他感觉自己是在跑一场马拉松，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在赛跑。这场赛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体力，虽然他不知道终点在哪里，但他知道他的每一步都落到实处，最恰当的地方，每一步都在向前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寻找也是一个开端。

《当花瓣离开花朵》中莫云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女，她渴望得到的东西很多，漂亮的衣服、宽敞的住房、舒适的生活，可这些东西遥不可及，她认为她不幸的根源是她贫困的父母。她厌恶他们，甚至希望她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。她四处寻找证据来证明，她还有另外的亲生父母存在，那样她就可以摆脱现在的困境。她的幻想被一一掐灭了，她得承认事实，并且从这样的事实中突破出来。当母亲因为她面临高考而放弃治病，父亲为筹措她的学费路费放弃男人的尊严侍候有钱女人的时候，莫云渐渐品到生活的无奈。而她在网上拍卖初夜权的荒唐行为算是一种最后的挣扎，一两千元的竞拍价最终用残酷的事实结束了她不切合实

际的梦想……在这个故事里，寻找也是一个开端。

那么结局是什么呢？是寻回来的父亲，寻回来的孩子，抑或是寻回来的自己？这三个故事在这里交集了，我想，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回来自己。寻找的过程是认识，是纠正，是修补，是突破，然后让自己在这人世中寻到平衡与平静。平衡与平静是多么的重要，多少人一生都在找这个点，需要这个点，却忽略了，或是总也找不到。寻找需要主动出击，需要冷静审视地去找，那样，才会有更多路。原来，我们不过是在寻一条出路而已。小说，为所有人寻找出路。

目 录

马拉松 /1

找爸爸 / 83

当花瓣离开花朵 /145



马

拉

松

—

许多人历尽一生都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早晨——醒来便醒来了，不需要打着哈欠做早饭，挤着公交上班，背着沉沉的书包上学，或者，蹬双运动鞋气喘吁吁地跑步……反正没有一件事情在等着你，不需要迫切地去做什么。

范宝盛过了四十岁便开始感恩他几乎每天都拥有这样的早晨。他通常凌晨四点就醒了，从从容容在床上回个神，让脑袋完全亮堂再起身。洗漱完他会走到阳台上，这阳台不是敞开的，用透明的铝合金窗封起来了，留着两扇敞开透气，视觉上成了一间狭长的小房间。有只木架子，高几层摆放几盆花草，矮处堆着些书和纸张。紧挨架子的是一张低矮的红木案台，案台上有一只茶壶。没有椅子，地上搁着一只香草蒲团。范宝盛拿起洒水壶给植物叶子上浇些水，然后站在窗边，遥望

隐藏在夜幕中的景致，盯上一会儿，他能将它们辨出来，是树，是房，或是一块广告牌。这时，他会收回目光，搓搓手搓搓脸，矮身盘腿坐在蒲团上，从架子上抽出一本薄薄的书摊开在案台上。书打开只是个动作而已，他眼睛并没有盯着书看，微闭双眼开始诵读了，“如是我闻”——悠长的声音从他的喉咙发出来。范宝盛很享受诵读的过程，他喜欢听自己的声音，让那些字句一字一句听进他的心里去。他有时可以读一个早上或一个晚上，什么也不想。他并不懂什么佛法，甚至也不曾到什么寺庙上过香，但他喜欢这部《金刚经》。他读了近十年才慢慢读出点意思，不确切，也不追究。这是一位居士在范虫儿丢失以后送给他的，他认为这些年他能将对范虫儿的寻找变成等待，有一部分得归功于“如是我闻”里获得的启示。

范虫儿是在十二年前丢失的。要回到十二年前，范宝盛闭上眼睛就行了。

儿子长得太像自己，把儿子的照片和他儿时的照片放到一块儿，大家会说是一个人。儿子出生那天，柔软弱小的身子抱在怀里，范宝盛眼一热，眼泪猝不及防涌出来，多少年没流过泪了，泪水湿漉漉挂在脸上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粗声粗气地对石水晶说，老子要好

好赚钱养我儿子，我儿子不能吃苦，一点苦也不让他吃！石水晶躺在床上，看一大一小，心满意足地笑了。

儿子尚在襁褓就特别能吃，不及时喂一定哭得地动山摇。范宝盛以“饭虫”的谐音给儿子取了个小名，大名范壹名。范宝盛说了，我的儿子不光能吃，其他也是第一名。

那天晚七时左右，各家都在做晚饭或吃晚饭，中山路上的范记馄饨正是生意好的时辰，店里店外都是吃客。范虫儿拉扯在收银台里算账的石水晶说，妈，我想吃青皮杠果。石水晶急着打发他，顾不上瞧小家伙一眼，扔了五毛钱过去说，吃了赶快回来洗脸洗屁股，让张娟带你上楼睡觉。范虫儿根本没听他妈嘴里唠叨的，手里捏着五毛钱，迈开小腿突突突从后门蹿出去了。范虫儿不是第一次自己出门买东西吃，家里从来没有担心过。范记馄饨店门前这条街叫中山路，前后两百米各家店铺做的是不同营生，但都是熟得不得了的熟人。各家各户又都开有后门，后门这条通巷窄小，不通机动车，多是邻里互相串门用，没具体名称，大家都叫后街。如果不是各家都在后门摆放些杂物，一眼是可以探测到底的。中山路车多人杂，前门没大人领着范虫儿是不可以随便出入的，后门则是他的方便之

门。例如他经常去柯双的良心杂货店买饼干，去金家烧饼摊买大肉馅饼，去波仔的乖乖宠物店玩小猫小狗，还能自己去美美发屋找美姑娘理发。有些人家后门不常开，只要他想进，他会敲人家的后门，让人家开门放他进去。

孩子失踪后，警察多次来到中山路调查取证，经过调查，孩子拿了钱确实从后门出去，往五十米开外的李婆姆酸嘢摊去了，除证人李婆姆还有证人补鞋匠方顺开和美姑娘。李婆姆是个孤寡老人，屋子有剩余，租给外来户方顺开夫妻二人。李婆姆长年腌制各种蔬菜和水果，屋里全是坛坛罐罐，经年弥漫着一股咸湿的气味。李婆姆家的前后门一贯敞开，方便左邻右舍上她家买些腌制的小菜。当时李婆姆在厨房炒菜，炒的是酸菜肉末，搁了浓重的辣椒，范虫儿在她腋窝底下呛了一个喷嚏，她才发现小家伙来了。范虫儿将五毛钱递到她的眼皮底下说，青皮杠果。李婆姆说，这时间还吃零嘴啊？说着话，她拾块布抹抹手，往外走到前门的摊点，拿只塑料碗盛了满满一碗青皮杠果递给范虫儿说，赶紧回家去。她又忙灶上的菜去了。范虫儿胖小手飞快拾了几颗杠果塞进嘴里，小腮帮子鼓起来，享受的口水从嘴角溢出来。这种青皮杠果尚未成熟但

已经带了甜味，切成小块用些盐来腌制，吃起来生甜清脆，异香满口，不只范虫儿爱吃，许多人都爱吃。但这东西有季节性，春夏之交才有。范虫儿将碗里的杠果吃得没有这么满了，不那么容易被晃出来后，才小心翼翼捧着碗跨出李婆姆家后门。走几步路碰上方顺开，方顺开这时间没什么生意了，收摊回家，因为身上背负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他一般都从后门进家，看到范虫儿，他故意高声向范虫儿讨要杠果吃，范虫儿在方顺开的引逗下，走到他身边，同意将碗里的杠果分他几块。方顺开呵呵笑了说，还挺大方的嘛。他本来想摸摸孩子头，腾不出手，手也脏，嘴里就说，天黑了，慢慢走，别摔了。后来，按他的说法，他看着范虫儿捧着杠果朝范记馄饨店的方向走了，他也进了李婆姆家门。后街没有路灯，采光全靠各家各户透出的灯光。美美发屋的美姑娘说，她当时到屋后上厕所，一墙之隔就是后街，她隔窗听得见方顺开和范虫儿的说话声，但没看着人。

虽然人失踪的范围不大，但作案的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，因为范虫儿离家至少有一个小时，石水晶稍微轻闲下来才感觉不妥，问张娟范虫儿回来没有，张娟正在收拾桌子，答说没见着。张娟是石水晶远房外

甥女，才十五岁，平时帮忙店里生意，也帮忙照看范虫儿。石水晶嚷起来，死妹仔，你还收拾个屁啊！你弟出门这么久你也不出门寻寻？石水晶赶紧带着张娟出门从街头寻到街尾，再从街尾寻回街头，不知不觉地，唤孩子的声音变成哭喊了。各家各户听那发哑的声音，纷纷出来问究竟，有的安慰说可能跑别的地方玩去了，有的顺势帮忙找人，一条街上都知道范家孩子暂时是丢了。

石水晶和张娟哭哭啼啼跑回店里，范宝盛在陪客人喝酒，面红耳赤，口若悬河。石水晶说，宝盛，虫儿找不着了。范宝盛话头被生生截住，他一下子也没有仔细研究石水晶的话，更没觉着孩子是真的不见了，他只觉得眼前这女人失了责任，败了兴致，手一扬，响亮地给了石水晶一耳光，气吞山河地嚷着，孩子找不着，我劈死你！

范宝盛当年三十三岁，气盛，强悍，脾气败坏。

孩子到底没有找到。范宝盛把所有的错归咎于石水晶，他用了拳头、腿脚、棍子、凳子、皮带等方式方法教训女人，女人被打得下不了床，却始终没一句怨语，只说，你打死我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！范宝盛以往气不顺的时候收拾石水晶会觉得很解气，可这一次，像

给气球打气，他越打气越足。他骂骂咧咧出门，专在后街上来回地窜。各家后门摆放的物什遭殃了，花盆踹碎了，凳子踹飞了，自行车踹翻了，晾衣架子踹歪了。其中有一家是做宠物生意的，在自家后门占道摆了好些笼子、箱子、罐子，从范家到李婆姆家的视线主要就是给这家堆放的杂物阻断的。范宝盛两条腿踹得不过瘾，顺手还拾了条棍子横扫。宠物店店主波仔听到动静冲出后门，看一地狼藉，还没表态，就被跟在范宝盛屁股后头看热闹的邻居用眼神劝导——别跟人家计较，孩子刚丢了。波仔松开皱起的眉头，拾起一把扫把，一边扫一边好脾气地说，这东西堆得实在是太多了，早应该清理清理了，范哥你看哪里碍眼尽管砸！

范宝盛的气势谁都看得出来，孩子再找不出来，他是要跟人拼命的，跟谁呢？不知道，他要把那人找出来，准像他平时剁馄饨肉馅一样给剁了。

警方把范宝盛请去协助调查，首先问的自然是与什么人有什么宿怨。范宝盛的回答干脆利落，我没有仇人。过了几天他又被警方请去，警方列出一张嫌疑人名单与他讨论。警察手指头敲打名单上的名字说，我们前两天问你和什么人有嫌隙，你说没有，你要知道，这种事情 85% 是熟人干的，你要积极配合，不要